楚辭

貞

共四

楚辭後語卷之五

招海賈文第三十六

晁氏曰招海賈文者唐柳州刺史柳宗元之所作也昔屈原不遇於楚傍徨無所依欲乘雲騎龍遨遊八極以從已志而不可猶恒眷念其故國至於將死精神離散四方上下無所不往又有衆鬼虎豹怪物之害故大招招其䰟而復之言皆不若楚國之樂者招海賈文雖變其義蓋取諸此也言賈尚不可爲而又浮於海大泊蕩淪八方易位魚龍神怪其禍不測孰與上黨易野出入無虞而可樂哉上黨亦晉地宗元以謂崎嶇冒利遠而不復不如已故鄉常產之樂亦以諷世之士行險以徼幸不如居易以俟命云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

泊兮顚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隱突滄茫無
形兮往來邈卒陰陽開闔兮氛霧滃渤君不返
兮逝恍惚舟航軒昂兮下上飄鼓騰趠嶢嘄兮
萬里一覩崒入泓坳兮視天若畝奔螭出抃兮
翔鵬振舞天吴九首兮叟笑迭怒垂涎閃舌兮
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爲虜黒齒棧齴鱗文肌
三角騈列耳離披互斷叉牙蹲嶔崖蛇首狶鬣
虎豹皮羣浚互出讙遨嬉臭腥百里霧雨瀰君
不返兮以充飢弱水蓄縮其下不極投之必沈
須羽無力鯨鯢疑畏溪溪嶷嶷君不返兮卒自

賊、怪石森立涵重淵、高下迴置滔危顛、崩濤捜
䟽剡戈鋋、君不返兮、書沉顛、其外大泊泙翕淪
終古、迴薄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
亂星辰、東極傾海流不屬、泯泯超忽紛瀁沃、殆
而一跌兮、沸入湯谷、舳艫霏解稍若木、君不返
兮魂焉薄、海若齎貸鯆風雷、巨鼇頷首立山頹
猖狂震虩翻九垓、君不返兮、糜以摧、踏海貫兮、
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恂駭愁苦而以忘其
歸、上黨易野恬以徐、蹈蹂厚土堅無虞、跋路脉
布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

撞鍾擊鮮恣歡娛君不返兮欲誰須膠鬲得聖捐盬魚范子去相安陶朱呂氏行賈南面孤弘羊心計登謀謨煮鹽大冶九卿居祿秩山委收國祖賢智走諾爭下車逍遙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謚爲愚咨海賈兮貫尚不可爲而又海是圖死爲險魄兮生爲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兮寧君軀

懲咎賦第三十七

晁氏曰懲咎賦者柳宗元之所作也貞元十九年宗元爲監察御史裏行時年三十二矣王叔文韋執誼用事二人奇其才引納禁中與計議擢禮部員外郎欲大用之

俄而叔文敗宗元與劉禹錫等七人俱貶
而宗元為永州司馬元和十年乃徙柳州
刺史以卒初宗元竄斥崎嶇蠻瘴間堙阸
感鬱一寓於文為離騷數十篇懲咎者悔
志也其言曰苟餘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
不頹後之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讀而悲之

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汙以
閔世兮固前志之為尤始余學而觀古兮怪今
昔之異謀惟聰明為可考兮追駿武而遐游潔
誠之既信直兮仁友譎而乖之日施陳以繫縻
兮邈堯舜與之為師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駁詭
而懷私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
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

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
芸芸兮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能
抑枉兮白黒濁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訏
謨以植内兮欣余志之有獲冄徽信乎簡書兮
謂炯然而不惑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識之
不一不顧慮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爲服讒妬構
而不戒兮猶斷斷於所執哀吾黨之不淑兮遭
任遇之卒迫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
欲圖退而保已兮惜乖期乎曩昔欲操術以致
忠兮衆呀然而互嫉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潤

乎鼎鑊幸皇鑒之明宥兮纍郡印而南適惟罪
大而寵厚兮宜夫重仍乎禍謫既明懼乎天討
兮又幽慄乎鬼責惶惶乎夜寤而晝駭兮類麏
麚之不息凌洞庭之洋洋兮泝湘流之沄沄飄
風擊以揚波兮舟摧抑而迴邅日霾曀以昧幽
兮黝雲涌而上屯暮屑窣以瀉雨兮聽嗷嗷之
哀猨衆鳥萃而啾號兮沸洲渚以連山漂遙逐
其詎止兮逝莫屬余之形魂攢巒奔以紆委兮
束洶湧之崩湍畔尺進而尋退兮盪洄汨乎淪
漣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纍棼以縈纏哀吾生之

乳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兮不亟
死而生爲逾冉歲之寒暑兮猶貿貿而自持將
沈淵而隕命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後
兮顧前志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絶兮退伏匿又
不畀爲孫因以終世兮長拘攣而轗軻曩余忘
之偷竊兮今何爲此戾也夫豈貪食而盜名兮
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直遂兮衆之所宜蔽
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羣禍之際也御長轅之
無橈兮行九折之峩峩却鶩樟以横江兮泝凌
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旣多苟

餘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頹死蠻夷固吾所
兮雖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爲偶兮諒天命之
謂何

閔生賦第三十八

晁氏曰閔生賦者柳宗元之所作也宗元雅善蕭俛在江嶺閒貽書言情云宗元與罪人交十年官以是進辱在附會今天子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論陷如此豈非命歟然居治平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此蓋以叔文章爲罪人頑人謂已恥辱雖在困事當云爾者然悔厲極矣其曰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蓋自以生之不幸喪志而爲此テ

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氣沉鬱以杳

眇兮涕浪浪而常流膏液竭而枯居兮魄離散
而遠遊言不信而莫余白兮雖遑遑欲焉求合
喙而隱志兮幽黙以待盡爲與世而斥繆兮固
離披以顛隕騏驥之棄辱兮駑駘以爲騁玄虬
蹶泥兮畏避黿鼉行不容之崢嶸兮質畏壘而
無所隱鱗介槁以横陸兮鴞嘯羣而厲吻心沈
抑以不舒兮形低摧而自愍肆余目於湘流兮
望九疑之垠垠波滔滔以不返兮蒼梧鬱其蓋
雲重華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僞眞屈子之悄
微兮抗危辭以赴淵古固有此極憤兮刻吾生

之窺艱列往則以考己兮指斗極以自陳登高
巖而企踵兮瞻故邦之殷轔山水浩以蔽虧兮
路蓊勃以揚氛空廬頹而不理兮翳丘木之榛
榛塊窮老以淪放兮匪魑魅吾誰鄰仲尼之不
惑兮有垂訓之譽言孟軻四十乃始持心兮猶
希勇乎黜賁顧余質愚而齒減兮宜觸禍以阽
身知徙善而革非兮又何懼乎今之人憶爲績
之勤備兮曾莫理夫茲川殷周之廓大兮南不
盡夫衡山余囚楚越之交極兮邈離絶乎中原
壤汙潦以墳洳兮蒸沸熱而恒昏戲鳧鸛乎中

庭兮藁葭生於堂逶雄虺蓄形於木拔兮短狐
伺景於深淵仰矜危而俯慄兮彌日夜之拳攣
憲吾生之莫保兮忝代德之元醇孰眇軀之敢
愛兮竊有繼乎古先明神之不欺余兮庶激烈
而有聞冀後害之無辱兮匪徒盖乎曩愆

夢歸賦第三十九

晁氏曰夢歸賦者柳宗元之所作也宗元旣貶懲其年少氣鋭不識幾微久幽不還復貽其朋知許孟容書其略云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墳墓不掃宅三易主恐一日死曠墜先緒意託孟容以少北者故作夢歸賦初言覽故都喬木而悲中言仲尼欲居九夷老子適戎以自釋末云首丘鳴號示終不忘其舊當世憐之然衆畏其才高竟

廣本復云

惟擯斥以窮束兮余惟費之為歸精氣注以疑沍兮循舊鄉而顧懷夕余寐于荒陬兮心憮憮而莫違質舒解以自慰兮息愔翳而愈微紛騰蹻而上浮兮俄滉瀁之無依圓方混而不形兮顥純白之霏霏上茫茫而無星辰兮下不見夫水陸暑有鉥余以往路兮馭傑傑以回復浮雲縱以直度兮云濟余乎西北風纚纚以驚耳兮類行舟迅而不息洞然於以瀰漫兮虹蜺羅列而傾側橫衝飈以盪擊兮忽中斷而迷惑靈幽

漢以沛汨兮進怊悵而不得白日邈其中出兮陰靈披離以泮釋施岳瀆以定位兮互參差之白黑崩騰上下以恫惶兮聊按徵而自抑揞故都以委墮兮曠鄉閭以脩直原田蕪穢兮崢嶸榛棘喬木摧解兮垣廬不飾山鳴嶋以嵓立兮水汨汨以漂激魂怳怳若有亡兮涕浪浪以隕軾顡矒黃之黔漠兮欲周流而無所極紛若喜而佁儗兮心迴互以壅塞鐘鼓喤以戒旦兮陶去幽而開寤晉尉蒙其復體兮孰云桎梏之不固精神之不可再兮余無蹈夫歸路偉仲尼之

聖德兮謂九夷之可居惟道大而無所入兮猶流游乎曠野老聃遁而適戎兮指淳從以縱步蒙莊之恢怪兮寓大鵬之遠去苟遠適之若茲兮胡為故國之為慕首丘之仁類兮斯君子之所譽鳥獸之鳴號兮有動心而曲顧腰余哀之莫能捨兮雖判析而不悟列茲夢以往復兮極明昏而告愬

弔屈原文第四十

晁氏曰弔屈原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原設賈誼過湘初為賦以弔原至揚雄亦為文而顛反其辭自岷山投諸江以弔之誼愍原忠逢時不祥以比鸞鳳周鼎之竄棄

雄閔以義責原何必沉身二人者不同亦各從志也乃宗元得罪與昔人讒讒去國者異太史公所謂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世者故補之論宗元之本原殆閔而知悔者其辭慙矣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擥蘅若以薦芳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辭而有明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裘牝雞咿嚘兮孫雄東咮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堇喙以為羞兮焚棄稷黍犴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榱折火烈兮娭娭笑語

讒巧之嘵嘵兮惑以為咸池便媚鞠惡兮美愈
西施謂謨言之怪誣兮反寘瑱而遠違匿重痼
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為何先生之凜凜兮
厲鍼石而從之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
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
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
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
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
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愊兮
蹈大故而不貳沉璜瘞珮兮孰幽而不光荃蕙

巖匿兮胡久而不芳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髣
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眶呵
星辰而驅詭怪兮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雷電
兮苟為是之荒范耀姱辭之曭朗兮世果以是
之為狂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蘊憤而增傷諒先
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忠誠之既內激兮
抑銜忍而不長芊為屈之幾何兮胡獨焚其中
腸吾衰今之為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
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
曰吾言之不行既婾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

可忌

弔萇弘文第四十一

晁氏曰弔萇弘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萇弘字叔周周靈王之賢臣爲劉文公之屬大夫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使告于晉魏獻子爲政說萇弘而與之合諸侯于狄泉衛彪傒曰萇弘其不殁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叉范中行之難周人殺萇弘莊周云萇弘胣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蓋語其忠誠然也宗元哀弘之以忠死故弔云

有周之贏兮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爲侯威強逆制兮鬱命轉幽瘵蠱膠密兮肝膽化仇藪權蒙貨兮忠勇以劉伊時云幸兮大夫之著

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橫軀以抑嵩高并隆兮
舉手排直壓溺之不慮兮堅剛以為式知死不
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寤
夫讒賊幸施快於剽狡兮恒就制乎強國松柏
之斬刈兮薪蒸欣植盜驪折足兮罷駑抗臆鷙
鳥之高翔兮嫠孤惴而不食竊畏忌以羣朋兮
夫孰病百而伸一挺寡以校衆兮古聖人之所
難矧援羸以威傲兮茲固蹈殆而違安捐身之
匪子戚兮閔宗周之不完豈成城以夸功兮哀
清廟之將殘嫉彪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為謾

姑舍道以從世兮爲用夫考古以登賢指白日
以致憤兮弃頹幽而不列版上帝以飛精兮黷
寥廓而珍絕揭馮雲以舡翹兮終冥冥以鬱結
欲登山以彌辭兮愈洋洋以趦忽心沍涸其不
化兮形髮氷而自慄圖始而慮未兮非大夫之
操陷瑕委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兮
誓不偷以自好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與爲友
比干之以仁類兮緬邈絕以不羣伯夷殉潔以
莫怨兮孰克軌其遺塵苟端誠之內虧兮雖着
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

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兮歎弔忠甫

弔樂毅第四十二

晁氏曰弔樂毅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樂毅先祖曰樂羊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乃先禮郭隗而毅往委質焉以為上將軍下齊七十餘城田單間之毅畏誅遂西降趙以書遺燕惠王曰臣聞聖賢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宗元傷毅之有功而不見知而以讒廢也故弔之云

大廈之騫兮風雨萃之車亡其軸兮乘者棄之嗚呼夫子兮不幸類之尚何為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常畏死疾走兮狂顧傍徨燕復為齊兮

東海洋洋嗟夫子之專直兮不慮後而為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流亡惜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豈夫子之不能兮無以惡是之遑遑仁夫對趙之悃欵兮誠不忍其故邦君子之容與兮彌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長騁陳辭以隕涕兮仰視天之茫茫苟偷世之謂何兮言余心之不臧

乞巧文第四十三

晁氏曰乞巧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傳曰周鼎鑄倕而使乞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故子貢教抱甕者為桔槔用力少而見功多而抱甕者羞之夫鳩不能巢

拙莫比焉南屈原乃曰雄鳩之鳴逝兮吾猶惡其佻巧原誠傷世澆僞固抵拙以爲巧意昔之不然者今皆然矣甚之也柳宗元之作雖亦悶時奔騖要歸諸厚焉宗元愧拙矣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餐餌馨香蔬果交羅插竹垂綏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隷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寠拙手目開利組紝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為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儻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傴僂將事再拜稽首

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于天轄
轄旋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
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
獨得貞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儷于神夫
于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曜芒靈氣翕欻茲辰
之良幸而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
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
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
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龜黿螺蚌皆有所伏臣物
之靈進退唯辱彷徉為狂局束為諂吁吁為詐

坦坦為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
逢嘻已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抵巇
中心甚憎為彼所奇忌仇佯喜悅譽遷隨胡執
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已曾不惕疑貶名絕命
不須所知抃嘲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
不恥叩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恧彼則大喜
臣若效之瞋怒叢己彼誠太巧臣拙無比王侯
之門狂吠狴犴臣到百步喉喘顛汗雎盱逆走
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羣掉尾百怒
一散世途皆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鬭冒衝突

鬼神恐悸聖智危慄詆焉直透所至如一是獨
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裔於臣
恒使玷黜沓沓謇謇慫口所言迎知喜怒默測
憎憐搖脣一鼓徑中心原膝加鉗夾誓死無還
探心扼膽踴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辦獨結
臣舌嘻抑銜冤擘眦流血一辭莫宣胡為賦撥
有此奇偏眩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睥睨
飛走騈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沈羽振笙簧觸手
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弱臣心使甘老醜嚚昏
莽鹵樸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

不鬻弊帚跪呈豪傑投棄不有眉矉頞蹙喙唾
胷歐大赧而歸填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
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
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
去吶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
美眉睫增妍突梯卷臠為世所賢公侯卿士五
屬十連彼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
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褎
朱裳手持絳節而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
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為汝之

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爲之而誑我爲汝唯知恥諂貌溪詞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審汝所持得之爲大失不汙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

憎王孫文第四十四

晁氏曰憎王孫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離騷以虬龍鸞鳳託君子以惡禽臭物指讒佞而宗元傚之焉

湘水之浟浟兮其上羣山胡茲鬱而彼瘁兮善

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獲環行遂植兮
此暴殘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
跳踉呌囂兮衝目宣齗外以敗物兮内以爭羣
排闔善類兮譁詼披紛盜取民食兮私己不分
充嗛果腹兮驕傲驩欣嘉華美木兮碩而繁羣
披競齧兮枯株根毁成敗實兮更怒喧居民猒
苦兮號穹旻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獨
不聞獲之仁兮受逐不校退優游兮惟德是傚
廉來同兮聖囚禹稷合兮凶誅羣小遂兮君子
違大人聚兮孽無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泰既

兆其盈虛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
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楚辭後語卷之五

楚辭後語卷之六

幽懷賦第四十五

晁氏曰幽懷賦者唐山南節度使李翺之所作也翺從韓愈為文章見推當時性鯁直議論不能下人仕不得志鬱鬱無所發面斥宰相李逢吉坐此不振故翺自叙云其交有相數者賦幽懷以荅之昔歐陽文忠公嘗云始余讀翺復性書曰此特中庸之義疏耳不作可焉意翺特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耳最後讀幽懷賦云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以嗟卑視余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乃始太息至尊韓愈不及翺賦以謂不遇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耳又謂翺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而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爲憂曰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為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其重若是故附見於此

衆囂囂而雜處兮歲嗟老而羞卑視予心之不
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儻中懷之自得兮終老死
其何悲昔孔門之多賢兮惟回也爲庶幾超羣
情以獨去兮指聖域惟高追固簞食與瓢飲兮
寧服輕而駕肥望若人其何如兮愍吾德之纖
微躬不田而飽食兮妻不織而豐衣援聖賢而
比度兮何僥倖之能希念所懷之未展兮非悖
已而陳私自祿山之始兵兮歲周甲而未夷何
禆堯之郡縣兮乃家傳而自持稅生人而育辛
兮列高城以相維何茲世之可久兮宜永念而

遐思有三苗之逆命兮舞干羽以来之惟刑德之既修兮無遠邇而咸歸當高祖之初起兮提一旅之羸師能順天而用衆兮竟掃寇而戡隋況天子之神明兮有烈祖之前規剗弊政而還本兮如反掌之易為苟廟堂之治得兮何下邑之能違哀予生之賤遠兮包深懷而告誰嗟此誠之不達兮惜此道而無遺獨中夜以潛歎兮匪吾憂之所宜

書山石辭第四十六

書山石辭者宋丞相荊國王文公安石之

所作也公遊舒州山谷書此詞於澗石盖
非學楚言者而亦非今人之語也是以談
者尚之
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圍欲窮原而不得
竟悵望以空歸
寄蔡氏女第四十七
寄蔡氏女者王文公之所作也公以文章
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被
遇
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

二帝三王之盛而公乃欲以財利兵革爲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宣之際而禍亂極矣公又以女妻蔡卞此其所予之詞也然其言平淡簡遠翛然有出塵之趣視其平生行事心術略無毫髮肖似此夫子所以有於予改是之歎也歟晁氏錄其少作兩賦而獨遺此蓋不可曉故今特收录而弁著其本末亦使讀者無疑於宜陵絕命之

章云

建業東郭望城西堞千嶂承宇百泉遶霤青遥

遥兮纚屬綠宛宛兮横逗積李兮縞夜崇桃兮

炫晝蘭馥兮衆植竹娟兮常茂柳鸞綿兮含姿

松偃蹇兮獻秀鳥跂兮下上魚跳兮左右顧我

兮適我有斑兮伏獸感時物兮念汝遲汝歸兮

攜幼

我營兮北渚有懷兮歸女石梁兮以苔蓋綠陰

陰兮承宇仰有桂兮俯有蘭嗟女歸兮路豈難

望超然之白雲臨清流而長歎

服胡麻賦第四十八

服胡麻賦者翰林學士眉山蘇公軾之所作也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自歐陽文忠公南豐曾公鞏與公三人相繼迭起各以其文擅名當世然皆傑然自爲一代之文於楚人之賦有未數數然者獨公自蜀而東道出屈原祠下嘗爲之賦以詆揚雄而申原志然亦不專用楚語其輯之亂乃曰君子之道不必全兮全身遠害亦或然兮嗟子區區獨爲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

爲賢兮夫我何悲乎所安兮是爲有斐於
原之心而其詞氣亦若有冥會者它詞則
唯此賦爲近於橘頌故録其篇云

我夢羽人頎而長兮惠而告我藥之良兮喬松
千尺老不僵兮流膏入土龜蛇藏兮得而食之
壽莫量兮於此有草衆所嘗兮狀如狗蝨其莖
方兮夜炊晝曝久乃藏兮伏苓爲君此其相兮
我興發書著合符兮乃瀹乃烝甘且腴兮補塡
骨髓流髮膚兮是身如雲我何居兮長生不死
道之餘兮神藥如蓬生爾廬兮世人不信空自

觔兮搜抉異物出怪迂兮槁死空山固其所兮
至陽赫赫發自坤兮至陰肅肅躋於乾兮寂然
反照珠在淵兮決之不滅又不燔兮長虹流電
光燭天兮嗟此區區何與於其間兮譬之膏油
火之所傳而已耶

毀璧第四十九

毀璧者豫章黃太史庭堅之所作也庭堅
以能詩致大名而尤以楚辭自喜然以其
有意於奇也泰甚故論者以為不詩若也
獨此篇為其女弟而作蓋歸而失愛於其

姑死而猶不免於水火故其詞極悲哀而
不暇於為作乃為賢於他語云
毀璧兮隕珠執手者兮問過愛憎兮萬世一軌
居物之患兮固常以好為禍著挑剔兮飯汝有
席兮不嬪汝坐歸來兮逍遙乘芝英兮禦饑淑
善兮清明陽春兮玉冰畸於世兮天脫其纓愛
骨人兮生冥冥棄汝陽侯兮遇汝會不如生未
可以去兮殆其雛嬰衆雛羽翼兮故巢傾歸來
兮逍遙西江浪波何時平山涔涔兮猿鶴同社
瀑垂天兮雷霆在下雲月為晝兮風雨為夜得

意山川兮不可繪畫寂寞無朋兮去道如咫彼
幽坎兮可謝歸來兮逍遥增膠兮不聊與暇 辛章
疑有誤字

秋風三疊第五十

秋風三疊者原武邢居實之所作也居實恕子自少有逸才大為蘇黃諸公所稱許而不幸蚤死其為此時年未弱冠然味其言神會天出如不經意而無一字作今人語同時之士號稱前輩名好古學者皆莫能及使天壽之則其所就豈可量哉

秋風夕起兮白露為霜草木憔悴兮竊獨悲此衆芳明月皎皎兮照空房晝日苦短兮夜未央有美一人兮天一方欲往從之兮路渺茫登山無車兮涉水無航願言思子兮使我心傷

秋風漸漸兮雲冥冥鵾鳥晝號兮蟋蟀夜鳴歲月徂邁兮忽如流星少壯幾時兮老冉冉其相仍展轉反側兮從夜達明悵獨處此兮誰適為情長歌激烈兮涕泣交零願言思子兮使我心怦

秋風浩蕩兮天宇高羣山逶迤兮溪谷寂寥答

高望遠兮不自聊駕言適野兮誰與遊遨空原
無人兮四顧蕭條猿狖與伍兮麋鹿爲曹浮雲
千里兮歸路遠遥遥顧言思子兮使我心勞

鞠歌第五十一

鞠歌者横渠張夫子之所作也自孟子後
而聖學不得其傳至是盖千有五百年矣
夫子蚤從范文正公受中庸之書中歲出
入於老佛諸家之說左右采獲十有餘年
既自以爲得之矣晩見二程夫子於京師
聞其論說而有警焉於是盡棄異學醇如

也嘗見
神宗顧問治道之要即以漸復三代爲對
退與宰相議不合因謝病歸著訂頑正蒙
等書數萬言間閱古樂府詞病其語卑乃
更作此以自見并以寄二程云
鞠歌胡然兮邈余樂之不猶宵耿耿其不寐兮
日孜孜焉繼余乎厥脩井行惻兮王收曷賈不
售兮阻德音其幽幽述空文以見志兮庶感通
乎來古搴昔爲之純英兮又申申其以告鼓弗
躍兮麾弗前千五百年兮寥哉寂焉謂天實爲

兮則吾豈敢嗟審已茲乾乾

擬招第五ㄱ二

擬招者京兆藍田呂大臨之所作也大臨受學程張之門其爲此詞蓋以寓夫求放心復常性之微意非特爲詞賦之流也故附張子之言以爲是書之卒章使游藝者知有所歸宿焉

上帝若曰哀予人斯資道之微肖天之儀稟明精粹降爾德兮予無汝欺視聽食息皆有則兮予何敢私顧弱喪以泳徙返故居兮謬迷圈豚

放馳散無適歸蟻慕羊羶聚附弗離予哀吾時
魂莫予追乃命巫陽為予招之陽拜稽首敢不
秪承上帝之耿命退而招之以辭辭曰魂乎來
歸魂無東大明朝之兮啓蟄蒙萬物搖蕩兮隱
以風遷流正性兮失厥中魂兮來歸魂無南離
明獨照兮萬物瞻文章爍發兮不可緘奪淫侈
大兮志弗厭魂兮來歸魂無西日入昧谷兮草
木萎實落材成兮雖有時忘意彫謝兮與物衰
魂兮來歸魂毋北幽都闇暗兮深嚴塞歸根獨
有兮專靜默有心獨藏兮吾為德魂乎來歸魂

無上清陽朝徹兮文惚恍絶類離羣兮入無象杳然高舉兮極驕亢魂兮來歸魂毋下素位安行兮以時舍沉濁下流兮甘土苴固哉成形兮不知化魂兮來歸反故居盍歸休兮復吾初範博厚以為宮兮戴高朗以為廬植大中以為常產兮蘊至和以為厨動震雷以鼓斯兮守艮山以止隅東離明以為燭兮御巽風以行車守吾坎以禦侮兮闢吾兌以進趨資糧械器惟所用兮何物之不儲四方上下惟所之兮何適而非塗雖備物以致用兮廓吾府而常虛縱奔騖以

終日兮燕吾居而晏如惟寘惟宗疑有疑無其
尊無對其大無餘曷自苦兮一方拘魂兮來歸
反故居

楚辭後語卷之六

楚辭辯證上

余既集王洪騷注顧其訓詁文義之外猶有不可不知者然慮文字之太繁覽者或没溺而失其要也別記于後以備參考慶元己未
三月戊辰

目録

洪氏目録九歌下注云一本此下皆有傳字晁氏本則自九辯以下乃有之吕伯恭讀詩記引鄭氏詩譜曰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為正經孔頴達曰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

此傳在何書也按楚辭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辯以下皆謂之傳以此例考之則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民勞以下大雅之傳也孔氏謂凡非正經者謂之傳善矣又謂未知此傳在何書則非也然則呂氏寔据晁本而言但洪晁二本今亦未見其的据更當博考之耳

洪氏又云今本九辯第八而釋文以為第二蓋釋文乃依古本而後人始以作者先後次叙之然不言其何時何人也今按天聖十年陳

說之序以為舊本篇第混幷首尾差互乃考其人之先後重定其篇然則今本說之所定也歟

七諫九懷九歎九思雖為騷體然其詞氣平緩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強為呻吟者就其中諫歎猶或粗有可觀兩王則卑已甚矣故雖幸附書尾而人莫之讀今亦不復以累篇袠也賈傅之詞於西京為最高且惜誓已著于篇而二賦尤精乃不見取亦不可曉故今幷錄以附焉著揚雄則尤刻意於楚學者然

其反騷實乃屈子之罪人也洪氏譏之當矣舊録既不之取今亦不欲特收姑别定為一篇使居八巻之外而并著洪説於其後蓋古今同異之説皆聚於此亦得因以明之庶幾紛紛或小定云

離騷經

王逸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似以為同列之大夫姓上官而名靳尚者洪氏曰史記云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又云用事臣靳尚則是兩人明甚逸以騷名家者不應繆誤如

此然詞不別白亦足以誤後人矣

離騷經之所以名王逸以為離別也騷愁也經經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經以風諫君也此說非是史遷班固顏師古之說得之矣

秦詐楚絕齊交是惠王時事又誘楚會武關是昭王時事王逸誤以為一事洪氏正之為是

王逸曰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於君虙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

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今按逸此言
有得有失其言配忠貞比讒佞靈脩美人者
得之盖即詩所謂比也若處妃佚女則便是
美人虯龍鸞鳳則亦善鳥之類耳不當別出
一條更立他義也飄風雲霓亦非小人之比
說皆誤其辯當詳說於後云

王逸曰楚武王子瑕受屈以為客卿客卿戰國
時官為他國之人遊宦者設春秋初年未有
此事亦無此官況瑕又本國之王子乎

蔡邕曰朕我也古者上下共之至秦乃獨以為

尊稱後遂因之補註有此亦覽者所當知也

王逸以太歲在寅曰攝提格遂以為屈子生於寅年寅月寅日得陰陽之正中補註因之為說援據甚廣以今考之月日雖寅而歲則未必寅也蓋攝提自是星名即劉向所言攝提失方孟陬無紀而注謂攝提之星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其曰攝提貞于孟陬乃謂斗柄正指寅位之月耳非太歲在寅之名也必為歲名則其下少一格字而貞于二字亦為衍文矣故今正之劉向本引用古語見大戴禮注云攝提左右六星與

斗柄相直直指中氣惟庚寅吾以降豈維紉夫蕙茝夫唯捷徑以窘步據字書惟從心者思也維從糸者繫也皆語辭也唯從口者專詞也應詞也三字不同用各有當然古書多通用之此亦然也後放此

凡說詩者固當句為之釋然亦但能見其句中之訓詁字義而已至於一章之內上下相承首尾相應之大指自當通全章而論之乃得其意今王逸為騷解乃於上半句下便入訓

話而下半句下又通上半句文義而兼釋之則其重複而繁碎甚矣補注既不能正又因其誤今並刪去而放詩傳之例一以全章為斷先釋字義然後通解章內之意云

古音能舉代叶又乃代益於篇首發此一端以見篇內凡韻皆叶非謂獨此字為然而他韻皆不必協也故洪本載歐陽公蘇子容孫莘老本於多艱夕替下注徐鉉云古之字音多與今異如皂亦音香乃亦音仍他皆放此蓋古今失傳不可詳究如艱與替之類亦應叶

但失其傳耳夫騷韻於俗音不叶者多而三
家之本獨於此字立說則是他字皆可類推
而獨此為未合也黃長睿乃謂或韻或否爲
楚聲其考之亦不詳矣近世吳棫才老始究
其說作補音補韻援据根原甚精且博而余
故友黃子厚及古田蔣全甫祖其遺說亦各
有所論著今皆已附于注矣讀者詳之

蘭蕙名物補注所引本草言之甚詳已得之矣
復引劉次莊云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則黃在
秋則紫而春黃不若秋紫之芬馥又引黃魯

直云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數花而香不足者蕙則又疑其不同而不能決其是非也今按本草所言之蘭雖未之識然亦云似澤蘭則今處處有之可推其類以得之矣蕙則自為零陵香而尤不難識其與人家所種葉類茅而花有兩種如黃說者皆不相似劉說則又詞不分明未知其所指者果何物也大抵古之所謂香草必其花葉皆香而燥濕不變故可刈而為佩若今之所謂蘭蕙則其花雖香而葉乃無氣其香雖美而質弱易

蕙茝皆非可刈而佩者也其非古人所指甚明
但不知自何時而誤耳

羌人說并見靈脩條下

乘一作椉駝一作馳憑一作凭又作凴草一作
艸又作卉予一作余菹一作葅此類錯舉一
二以見之不能盡出也

三后若果如舊說不應其下方言堯舜矣謂三
皇或少昊顓頊高辛也

荃以喻君疑當時之俗或以香草更相稱謂之
詞非君臣之君也此又借以寄意於君非直

以小草喻至尊也舊注云人君被服芬香故以名之尤為謬說

謇難於言也謇難於行也

洪注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

九天之說已見天問注以中央八方言之誤矣

離騷以靈脩美人目君蓋託為男女之辭而寓意於君非以是直指而名之也靈脩言其秀慧而脩飾以婦悅夫之名也美人直謂美好

之人以男悅女之號也今王逸輩乃直以指君而又訓靈脩為神明遠見釋美人為服飾美好失之遠矣

索與妬叶即索音素洪氏曰書序八索徐氏有素音

非世俗之所服洪氏曰李善本以世為時為代以民為人皆以避唐諱爾今當正之

彭咸洪引顏師古以為殷之介士不得其志而投江以死與王逸異然二說皆不知其所據也

謬音卓則當從豕又許職反則當從㒸耳
洪氏曰偭規矩而改錯者反常而妄作背繩墨
以追曲者枉道以從時論揚雄作反離騷言
恐重華之不纍與而曰余恐重華與沉江而
死不與投閣而生也又釋懷沙曰知死之不
可讓則舍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
豈復愛七尺之軀哉其言偉然可立懦夫之
氣此所以忤檜相而卒貶死也可悲也哉近
歲以來風俗頹壞士大夫間遂不復聞有道
此等語者此又深可畏云

舊注以攘詬為除去恥辱誅讒佞之人非也彼方遭時用事而吾以罪戾廢逐苟得免於後咎餘責則已幸矣又何彼之能除哉為此說者雖若不識事勢然其志亦深可憐云

延佇將反洪以同姓之義言之亦非文意王逸行遂之義亦然

補注引水經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來歸喻之令自寬全鄉人因名其地曰姊歸後以為縣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嬃廟擣衣石尚存今存於此

騷經女嬃之嬋媛湘君女嬋媛兮爲余太息哀
郢心嬋媛而傷懷三處王注皆云猶牽引也悲回風忽傾
寤以嬋媛王注云心覺自傷又痛惻也詳此二字蓋顧戀
留連之意王注意近而語疎也
補註曰女嬃詈原之意蓋欲其爲甯武之愚而
不欲其爲史魚之直耳非責其不爲上官靳
尚以徇懷王之意也而說者謂其詈原不與
衆合以承君意誤矣此說甚善
九辯不見於經傳不可考而九歌著於虞書周
禮左氏春秋其爲舜禹之樂無疑至屈子爲

騷經乃有啓九辯九歌之說則其爲誤亦無疑王逸雖不見古文尚書然據左氏爲說則不誤矣顧以不敢斥屈子之非遂以啓脩禹樂爲辭則又誤也至洪氏爲補注正當據經傳以破二誤而不唯不能顧乃反引山海經三嬪之說以爲證則又大爲妖妄而其誤益以甚矣然爲山海經者本據此書而傅會之其於此條蓋又得其誤本若它謬妄之可驗者亦非一而古今諸儒皆不之覺反謂屈原多用其語尤爲可笑今嘗於天問言之此未

暇論也王臣以啓為開其說尤謬王逸於下文又謂太康不用啓樂自作滛聲今詳本文亦初無此意若謂啓有此樂而太康樂之太過則差近之然經傳所無則自不必論也

循脩唐人所寫多相混故思玄賦注引脩繩墨而解作遵字即循字之義也

覽民德焉錯輔但謂求有德者而置其輔相之力使之王天下耳注謂置以為君又生賢佐以輔之恐不應如此重複之甚也

此篇所言陳詞於舜及上款帝閽歷訪神妃及

使鸞鳳飛騰鴆鳩為媒等語其大意所比固皆有謂至於經涉山川驅役百神下至飄風雲霓之屬則亦泥為寓言而未必有所擬倫矣二注類皆曲為之說反害文義至於縣圃閬風扶桑若木之類亦非實事不足考信今皆略存梗槩不復盡載而詳說也

王逸以靈瑣為楚王省閤非文義也

注以羲和為日御補注又引山海經云東南海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洲注云羲和始生日月者也故

堯因立羲和之官以掌天地四時此等虛誕之說其始止因堯典出日納日之文口耳相傳失其本指而好怪之人恥其謬誤遂乃增飾傅會必欲使之與經為一而後已其言無理本不足以欺人而古今文士相承引用莫有覺其妄者為此注者乃不信經而引以為說蔽惑至此甚可歎也

望舒飛廉鸞鳳雷師飄風雲霓但言神靈為之擁護服役以見其仗衛威儀之盛耳初無善惡之分也舊注曲為之說以月為清白之臣

風為號令之象鸞鳳為明智之士而雷師獨以震驚百里之故使為諸侯皆無義理至以飄風雲霓為小人則夫卷阿之言飄風自南孟子之言民望湯武如雲霓者皆為小人之象也耶

王逸又以飄風雲霓之來迎己蓋欲己與之同既不許之遂使閽見拒而不得見帝此為穿鑿之甚不知何所据而生此也

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蜷讀作入聲司馬温公云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為平聲也

故今定離騷雲霓為平聲九章遠遊為入聲
蓋各從其聲之便也
王逸說往觀四荒處已云欲求賢君蓋得屈原
之意矣至上下求索處又謂欲求賢人與已
同志不知何所據而異其說也
舊注以高丘無女下女可詒皆賢臣之譬非是
下女說詳見於九歌可考也
溘字補注兩處皆已解為奄忽之義至此遊春
宮處乃云無奄忽之義不知何故自為矛盾
至此

虙妃一作宓妃說文虙房六反虎行貌宓美畢
反安也集韻云虙與伏同虙犧氏亦姓也宓
與密同亦姓俗作宻非是補注引顔之推說
云宓字本從虍虙子賤即伏犧之後而其碑
文說濟南伏生又子賤之後是知古字伏虙
通用而俗書作宓或復加山而并轉爲宻音
耳此非大義所繫今亦姑存其說以備參考
王逸以虙妃喻隱士既非文義又以蹇脩爲伏
犧氏之臣亦不知其何据也又謂隱者不肯
仕不可與共事君亦爲衍說

孟子不理於口漢書無俚之至說者皆訓為頼
則理固有頼音矣
爾雅說四極恐未必然邠國近在秦隴非絕遠
之地也
舊說有娀國在不周之北恐其不應絕遠如此
文言求佚女為求忠賢與共事君亦非是
鴆及雄鳩其取喻為有意具文可見註於他說
亦欲援此為例則鑿矣補注又引淮南說運
日知晏則鳩乃小人之有智者故雖能為讒
賊而屈原亦因其言而使之是以屈原為眞

嘗使鴆媒簡狄而為所賣也其固滯乃如此
甚可笑也

鳳皇既受詒舊以為既受我之禮而將行者誤
矣審爾則高辛何由而先我哉正為已用鴆
鴆而彼使鳳皇其勢不敵故恐其先得之耳
又或謂以高辛喻諸國之賢君亦非文勢

留二姚亦求君之意舊說以為博求衆賢非是

或問終古之義曰開闢之初今之所始也宇宙
之未古之所終也考工記曰輪已庳則於馬
終古登阤也注曰終古常也正謂常如登阤

無有已時猶釋氏之言盡未來際也
兩義必合此亦託於男女而言之注直以君臣
為說則尋其文而失其辭也下章孰求美而
釋女亦然至說豈惟是其有女而曰豈唯楚
有忠臣則失之遠矣其以芳草為賢君則又
有時而得之大率前人讀書不先尋其綱領
故一出一入得失不常類多如此幽昧眩曜
二語乃原自念之辭以為荅靈氛者亦非是
楚人以重午揷艾於要豈其故俗邪
補注以為靈氛之占勸屈原以遠去在異姓則

可在原則不可故以為疑而欲再決之巫咸也考上文但謂舉世昏亂無適而可故不能無疑於氛之言耳同姓之說上文初無來歷不知洪何所據而言此亦求之太過也

皇即謂百神不必言天使也

陞降上下謂上君下臣者亦謬說

傳說太公甯戚皆巫咸語補注以為原語非也

鶗鴂說文云巂周子規一名杜鵑楚辭但以為鶗一名伯勞未知孰是然子規以三月鳴乃衆芳極盛之時鶗以七月鳴則陰氣至而

衆芳歇矣又鴂鴃音亦相近疑服陸二說是
莫好脩之害二注或謂上不好用忠直或謂下
不好自脩皆非是
此辭之例以香草比君子王逸之言是矣然屈
子以世亂俗衰人多變節故自前章蘭芷不
芳之後乃更歎其化為惡物至於此章遂深
責椒蘭之不可恃以為誅首而揭車江離亦
以次而書罪焉蓋其所感益以深矣初非以
為實有是人而以椒蘭為名字者也而史遷
作屈原傳乃有令尹子蘭之說班氏古今人

表又有令尹子椒之名既因此章之語而失之使此詞首尾横斷意思不活王逸因之又訛以爲司馬子蘭大夫子椒而不復記其香草臭物之論流誤千載遂無一人覺其非者甚可歎也使其果然則又當有子車子離子檖之儔蓋不知其幾人矣

化與離協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則離可爲力加反又傳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則化可爲胡圭反

服賦庚子日斜遷[illegible]

王逸以求女爲求同志已失本指而五臣又讀女爲汝則幷其音而失也
辛章瓊枝之屬皆寓言耳注家曲爲比類非也
博雅曰崐崘虛赤水出其東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河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後漢書注云崐崘山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昆侖之體故名之二書之語似得其實水經又言崐崘去嵩高五萬里則恐不能若是之遠當更考之
待與期叶易小象待有與之叶者即其例也

九歌

楚俗祠祭之歌今不可得而聞矣然計其間或以陰巫下陽神或以陽主接陰鬼則其辭之褻慢淫荒當有不可道者故屈原因而文之以寄吾區區忠君愛國之意比其類則宜為三頌之屬而論其辭則反為國風再變之鄭衛矣及徐而深味其意則雖不得於君而愛慕無已之心於此為尤切是以君子猶有取焉蓋以君臣之義而言則其全篇皆以事神為比不雜他意以事神之意而言則其篇內

又或自為賦為比為興而各有當也然後之讀者昧於全體之為比故其疎者以他求而不似其密者又直致而太迫又其甚則并其篇中文義之曲折而失之皆無復當日吟咏情性之本旨蓋諸篇之失此為尤甚今不得而不正也又篇名九歌而實下有一章蓋不可曉舊以九為陽數者尤為衍說或疑猶有虞夏九歌之遺聲亦不可考今姑闕之以俟知者然非義之所急也

璆鏘鳴兮琳琅注引禹貢釋璆琳琅皆為玉名

恐其立語不應如此之重複故今獨以孔子世家環佩玉聲璆然為證庶幾得其本意

舊說以靈為巫而不知其本以神之所降而得名蓋靈者神也非巫也若但巫也則此云姣服義猶可通至於下章則所謂既留者又何患其不留也邪漢樂歌云神安留亦指巫而言耳

若英若即如也猶詩言美如英耳注以若為杜若則不成文理矣

帝服注為五方之帝亦未有以見其必然

猋說文從三犬而釋爲羣犬走貌然大人賦有猋風涌而雲浮者其字從三火盖別一字也此類皆當從三火

東皇太一舊說以爲原意謂人盡心以事神則神惠以福今竭忠以事君而君不見信故爲此以自傷補注又謂此言人臣陳德義禮樂以事上則上無憂患雲中君舊說以爲事神已訖復念懷王不明而太息憂勞補注又謂以雲神喩君德而懷王不能故心以爲憂皆外增贅說以害全篇之大指曲生碎義以亂

本文之正意且其目君不亦太迫矣乎
吾乘桂舟吾蓋為祭者之詞舊注直以為屈原
則太迫補注又謂言湘君容色之美以喻賢
臣則又失其章指矣
女嬋媛舊注以為女須似無關涉但與騷經用
字偶同耳以思君為直指懷王則太迫又不
知其寄意於湘君則使此一篇之意皆無所
歸宿也
心異媒勞王注以為與君心不同則太迫而失
題意補注又因輕絕而謂同姓無可絕之義

則尤乖於文義也
石瀨飛龍一章說者尤多舛謬其曰他人交不
忠則相怨我則雖不見信而不以怨人補注
又云臣忠於君君宜見信而反告我以不閒
此原陳己志於湘君也不知前人如何讀書
而於其文義之曉然者乃直乖戾如此全無
來歷關涉也其曰君初與我期共為治而後
以讒言見棄此乃得其本意而亦失其詞命
之曲折也
湘君一篇情意曲折最為詳盡而為說者之謬

為尤多以至全然不見其語意之脉絡次第至其卒章猶以遺玦捐袂為求賢而棄社着為好賢之無已皆無復有文理也

佳人名予正指湘夫人而言而五臣謂君有惡命則亦將然補注以佳人為賢人同志者如此則此篇何以名為湘夫人乎

九歌諸篇賓主彼我之辭最為難辨舊說往往亂之故文意多不屬今頗已正之矣

何壽夭兮在予舊説人之壽夭皆其自取何在於我已失文意或又以為喻人主當制生殺

之柄尤無意謂
王逸以離居爲隱士補注又以此爲屈原許神
之辭皆失本指
王逸以乘龍沖天而愈思愁人爲抗志高遠而
猶有所不樂全失文義補注謂喻君舍已而
不顧意則是而語太迫也
夫人兮自有美子衆說皆未論辭之本指得矣
如何但於其說中已自不成文理不知何故
如此讀書也
咸池或如字下隔句與来字力之反叶

東君之吾舊說誤以為日故有息馬懸車之說
疑所引淮南子又因此而生也至於低回而
顧懷則其義有不通矣又必強為之說以為
思其故居夫日之運行初無停息豈有故居
之可思哉此既明為謬說而推言之者又以
為譏人君之遂而不復也則其穿鑿愈甚矣
又解聲色娛人為言君有明德百姓皆注其
耳目亦衍說且必若此則其下文緪瑟交鼓
之云者又誰為主而見其來之蔽日邪
聲色娛人觀者忘歸正為主祭迎日之人低回

顧懷而見其下方所陳之樂聲色之盛如此耳緪瑟交鼓靈保賢姱即其事也或疑但為日出之時聲光可愛如宋丞相秀水録所載登州見日初出時海波皆赤洶洶有聲者亦恐未必然也蓋審若此則當言其燀赫震動之可畏不得以娛人為言矣聊記其說以廣異聞

北斗字舊音斗為主以詩考之行葦主醹斗者為韻卷阿厚主為韻此類甚多但不知此非叶韻而舊音特出此字其說果何為耳

舊說河伯位視大夫屈原以官相友故得汝之其鑿如此又云河伯之居沈没水中喻賢人之不得其所也夫謂之河伯則居於水中固其所矣而以為失其所則不知使之居於何處乃為得其所耶此於上下文義皆無所當眞衍說也

堂宮中或云當並叶堂韻宮字已見雲中君中字今閩音正為當字

山鬼一篇謬說最多不可勝辯而以公子為公子椒者尤可笑也

終不見天嘗見有讀天字屬下句者問之則曰韓詩天路幽險難追攀語蓋祖此審爾則韓子亦誤矣

或問魂魄之義曰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氏注曰噓吸出入者氣也耳目之精明爲魄氣則魂之謂也淮南子曰天氣爲魂地氣爲魄高誘注曰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此數說者其於魂魄之義詳矣蓋嘗推之物生始化云者謂受形之初精血之

聚其間有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陽曰魂者既生此魄便有煖氣其間有神者名之曰魂也二者既合然後有物易所謂精氣爲物者是也及其散也則魂遊而爲神魄降而爲鬼矣說者乃不考此而但據左疏之言其以神靈分陰陽者雖若有理但以噓吸之動者爲魄則失之矣其言附形之靈附氣之神似亦近是但其下文所分又不免於有差其謂魄識少而魂識多亦非也但有運用畜藏之異耳

雄與淩叶今閩人有謂雄爲形者正古之遺聲
也

楚辭辯證上

楚辭辯證下

天問

隅隈之數注引淮南子言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此其無稽亦甚矣哉

論衡云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如此則天地之閭狹亦甚矣此王充之陋也

顧菟在腹此言兔在月中則顧菟但為兔之名號耳而上官桀曰逐麋之犬當顧菟耶則顧當為瞻顧之義而非兔名又莊辛曰見菟而顧犬亦因菟用顧字而其取義又異蓋不可

曉且兔與菟同是一字見於說文而其形聲
皆異又不知其自何時始別異之也
補注引山海經言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
令祝融殛之羽郊詳其文意所謂帝者似指
上帝蓋上帝欲息此壤不欲使人干之故鯀
竊之而帝怒也後來柳子厚蘇子瞻皆用此
說其意甚明又祝融顓帝之後死而為神蓋
言上帝使其神誅鯀也若堯舜時則無此人
久矣此山海經之妄也後禹事中又引淮南
子言禹以息壤寘洪水土不減耗掘之益多

其言又與前事自相抵牾若是壞也果帝所
息則又竊之而殛死乎掘之而成功何帝之
喜怒不常乃如是耶此又淮南子之妄也大
氐古今說天問者皆本此二書今以文意考
之疑此二書本皆緣解此問而作而此問之
言特戰國時俚俗相傳之語如今世俗僧伽
降無之祈許遜斬蛟蜃精之類本無稽據而
好事者遂假託撰造以實之明理之士皆可
以一笑而揮之政不必深與辯也
補注引淮南說增城高一萬一千里百一十四

步二尺六寸尤爲可笑豈有度萬里之遠而能計其跬步尺寸之餘者乎此蓋欲覽者以爲己所親見而曾實計之而不知適所以章其譎而且謬也柳對本意似有意於破諸妄說而於此章又以西王母者實之又何惑邪

補注引淮南子說崑崙虛旁有四百四十門而其西北隅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皆是注解此書之語予之所疑又可驗其必然矣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此一事耳其詞本與招魂相表裏王注得之但失不引招魂爲證耳而

柳子厚深考乃引莊子南北二帝之名以破其說則既失其本指而又使雄虺一句爲無所問其失愈遠矣補注雖知柳說之非然亦不引招魂以訂其文義之缺乃直以莊周寓言不足信者詆之周之寓言誠不足信然豈不猶愈於康回燭龍之屬乃信彼而疑此何哉一語之微無所關於義理而說者至三失之而況其有深於是者耶

雄虺倏忽或云今嶺南有異蛇能一日行數百里以逐人者即此物但不見說有九首耳

補註說今湖州武康縣東有防風山山東二百步有禺山防風廟在封禺二山之間洪君晚居雲川當得其實

巴蛇事下注中食鹿出骨事似若迂誕然予嘗見山中人說大蛇能吞人家所伏雞卵而登木自絞以出其殼者人甚苦之因爲木卵著數中蛇不知而吞之遂絞而裂云

羿焉彃日烏焉解羽洪引歸藏云羿彃十日補注引山海經注曰天有十日日之數十也然一日方至一日方出雖有十日自使以次迭

出而今但見乃為妖怪故昇仰天控弦而九日潛退耳按此十日本是自甲至癸耳而傳者誤以為十日並出之說注者既知其誤又為此說以彌縫之而其誕益彰然世人猶或信之亦可怪也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王逸以益失位為離蠥固非文義補以有扈不服為離蠥文義粗通然亦未安或恐當時傳聞別有事實也史記燕人說禹崩益行天子事而啓率其徒攻益奪之汲冢書至云益為啓所殺是則豈不敢

謂益既失位而復有陰謀爲啓之釁啓能憂
之而遂殺益爲能達其拘卒然此事要當質
以孟子之言齊東鄙論不足信也
啓棘賓商四字本是啓夢賓天而世傳兩本彼
此互有得失遂致紛紜不復可曉蓋作山海
經者所見之本夢天二字不誤獨以賓嬪相
似遂誤以賓爲嬪而造爲啓上三嬪于天之
說以實其謬王逸所傳之本賓字幸得不誤
乃以篆文夢天二字中間壞滅獨存四外有
似棘商遂誤以夢爲棘以天爲商而於注中

又以列陳宮商為說洪則既引三嬪以注騷經而於此篇又據王本而解為急於賓禮商契以今考之凡此三家均為穿鑿而以事理言之則山海之怪妄為尤甚以文義言之則王注之訓詁為尤踈洪則兼承二誤而又兩失之且謂屈原多用山海經語而不知山海實因此書而作三嬪又本此句一字之誤其為紕繆又益甚矣獨柳子貿嬪之對以覺山海之謬然亦不能深察而明著之是以其義雖正而亦不能以自伸也大氐古書之誤類

爰如此讀者若能虛心靜慮徐以求之則解
后之間或當偶得其實願乃安於苟且狃於
穿鑿牽於援据僅得一說而遽執之便以爲
是以故不能得其本眞而已誤之中或復生
誤此邢子才所以獨有日思誤書之適又有
思之若不能得則使不勞讀書之對雖若出
於戲劇然實天下之名言也

勤子屠毋舊注引帝王世紀言禹胸剔毋背而
生補又引干寶言黄初五年汝南民妻生男
從右脇下小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毋子無恙

以爲證此事有無固未可定然上句言啓事而未有所聞則此句不應反說禹初生時事矣故疑當爲啓母化石事也

該秉季德王逸以爲湯能秉契之末德而厥父契善之以契爲湯父固謬柳又以爲即左傳所云少皡氏之子該爲蓐收者亦與有扈事不相關唯洪氏以爲啓者近之疑該即啓字轉寫之誤也但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乃似謂啓爲有扈所弊而牧夫牛羊者不知又何說也下章又云有扈牧豎亦不可曉豈以少

康嘗為牧正而誤邪大率此篇所問有邑界淀事或相混并蓋其傳聞之誤當闕之耳到擊紂躬叔旦不嘉王逸云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也白魚入于王舟羣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未詳所據

齊桓九會九本糾字借作九耳左傳屢禽搞飾之言亦作糾字糾合宗族亦此義也唯莊子九雜天下之川作九則亦古字通用而非九數之驗也諸儒通計九會之數不合遂有崇

衣兵車之辨蓋鑿説也然此辭亦作九會則其誤也又矣如公羊穀梁故是戰國時人也

余始讀詩得吳氏補音見其疑於殷武三章嚴遑之韻亦不能曉及讀此篇見其以嚴叶亡乃得其例余於吳氏書多所刊補皆此類今見詩集傳

九章

屈子初放猶未嘗有奮然自絶之意故九歌天問遠游卜居以及此卷惜誦涉江哀郢諸篇皆無一語以及自沈之事而其詞氣雍容整

暇尚無以異於平日若九歌則含意悽惋綣繆低佪所以自媚於其君者尤爲深厚騷經漁父懷沙雖有彭咸江魚死不可讓之說然猶未有決然之計也是以其詞雖切而猶未失其常度抽思以下死期漸迫至惜往日悲回風則其身已臨沅湘之淵而命在晷刻矣顧恐小人蔽君之罪闇而不章不得以爲後世深切著明之戒故忍死以畢其詞焉計其出於瞀亂煩惑之際而其傾輸罄竭又不欲使吾長逝之後冥漠之中胷次介然有毫髮

之不盡則固宜有不暇擇其辭之精粗而悉吐之者矣故原之作其志之切而詞之哀蓋未有甚於此數篇者讀者其深味之眞可爲慟哭而流涕也

惜誦首章非字誤爲作字使兩章文意不明中間善惡字誤爲中情使一章音韻不叶今已正之讀者可以無疑矣

涉江舊說取譬之詳皆衍說也

哀郢楚文王自丹陽徙江陵謂之郢後九世平王城之又後十世爲秦所拔而楚徙東郢

抽思何獨樂斯之謇謇兮願蓀美之可完文理甚明而王逸解獨樂爲毒藥補注又引瞑眩之語以實之必欲如此强爲之說豈不可通但别本如此文句分明不必强穿鑿耳然今本皆出王逸不知别本又何自而得此本語也

孰不實而有穫詳上文實當作殖然自王逸已解作空穗則其誤久矣穫一作獲亦非也

懷沙改叶音已按鄭注儀禮釋用已日爲自變改作二字音義固相近也

懷質抱情獨無匹兮諸本皆同史記亦然而王
逸訓匹為雙補注云俗字作疋則其來久矣
但下句云伯樂既沒驥焉程兮於韻不叶故
嘗疑之而以上下文意及上篇并日夜而無
正者證之知匹當作正乃與下句音義皆叶
然猶未敢必其然也及讀哀時命之篇則其
詞有白懷瑤象而握瓊兮願陳列而無正正
與此句相似其上下句又皆以縈逞成生為
韻又與此同然後斷然知其當改而無疑也
惜往日受命詔以昭時時一作詩說者便引國

語楚教太子以詩為說殊無意謂
介子立枯事補注以左傳為據而不之信然此
詞明言立枯又云縞素而哭莊子亦有抱木
之說固未可以一說而盡疑之也
悲回風施黃棘之枉策補注據史記楚懷王二
十五年入與秦盟于黃棘其後為秦所欺卒
以客死今頃襄王又信任姦回將亡其國故
言已之所以假延日月無以自處者以其君
欲復施黃棘之枉策也其說雖有事證然與
此文理絶不相入不若舊說之為安也

遠遊

客有語余者曰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以良弼寤而求之即得傅說遂以為相若使夢賚之夕應時即生則自襁褓之間以及强立之歲亦須二三十年始堪任用王者政令所出日有萬幾豈容數十年之間不發一語又虛相位以待乳下之嬰兒乎今書之言如此則是高宗既得此夢即時搜訪便得其人而已堪作相以代王言矣明是一旦忽然從天而下便為成人無少長之漸也余聞其言心竊怪

之而不敢答今讀此書洪注所引莊子音義
已有傳說生無父母之說乃知古人之慮已
有及此者矣洪氏引之而無他說則豈亦以
是為不易之論而無所疑也耶然則余之昧
陋而見事獨遲為可笑已

屈子載營魄之言本於老氏而揚雄又因其語
以明月之盈闕其所指之事雖殊而其立文
之意則一顧為三書之解者皆不能通其說
故今合而論之庶乎其足以相明也蓋以車
承人謂之載古今世俗之通言也以人登車

亦謂之載則古文史類多有之如漢紀云劉章從謁者與載韓集云婦人以孺子載蓋皆此意而今三子之言其字義亦如此也但老子屈子以人之精神言之則其所謂營者字與熒同而爲晶明光炯之意其所謂魄則亦畧余之所論於九歌者耳揚子以日月之光明論之則固以月之體質爲魄而日之光耀爲魂也以人之精神言者其意蓋以魂陽動而魄陰靜魂火二而魄水一故曰載營魄抱一能勿離乎言以魂加魄以動守靜以火迫

未以二守一而不相離如人登車而常載於其上則魂安靜而魄精明火不爍而水不溢固長生久視之要訣也屈子之言雖不致詳然以其所謂無滑而魂虛以待之之語推之則其意當亦出此無疑矣其以日月言者則謂日以其光加於月魄而為之明如人登車而載於其上也故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遡於日乎言月之方生則以日之光加被於魄之西而漸滿其東以至於望而後圜及既望矣則以日之光終守其

魄之東而漸虧其西以至於晦而後盡蓋月遡日以為明未望則日在其右既望則日在其左故各向其所在而受光如民向君之化而成俗也三子之言雖為兩事而所言載魄則其文義同為一說故丹經歷術皆有納甲之法互相資取以相發明蓋其理初不異也但為之說者不能深考如河上公之言老子以營為魂則固非字義而又并言人載魂魄之上以得生當愛養之則又失其文意獨其載字之義粗為得之然不足以補其所失之

多也若王輔嗣以載爲處以營魄爲人所常
居之處則亦河上之意至於近世而蘇子由
王元澤之説出焉則此二人者平生之論如
水火之不同而於此義皆以魂爲神以魄爲
物而欲使神常載魄以行不欲使神爲魄之
所載洪慶善之於此書亦謂陽氣充魄爲魂
能運動則其爲全矣則其意亦若蘇王之云
而皆以載爲以車承人之義矣是不唯非其
文意且若如此則是將使神常勞動而魄亦
不得以少息雖幸免於物欲沈溺之累而窮

冥之中精一之妙反為強陽所挾以馳騖於
紛拏膠擾之塗卒以陷於衆人傷生損壽之
域而不自知也其於二子之意何如哉若其
說揚子者則皆以載為哉固失其指而李軌
解魄為光尤為乖謬至宋貫之司馬公始覺
其非然遂欲改魄為朏則亦未深考此載字
之義而失之愈遠矣唯近歲王伯照以為未
望則魄為明所載似得其理既而又曰既望
則明為魄所終則是下句當曰終明而不當
為終魄矣以此推之恐其於上句文義之鄉

肯亦未免如蘇氏王氏之云為自下而載上也大氐後人讀前人之書不能沈潛反覆求其本義而輒以已意輕為之說故其鹵莽有如此者況讀楚辭者徒玩意於浮華宜其於此尤不暇深究其底蘊故余因為辯之以為覽者能因是以魯鹵音考焉則或泝流求源之一助也

登霞之霞本遐之借用猶曰適遠云爾曲禮告喪之詞乃又借以為死之美稱也莊子作登假盖亦此例但此篇注者遂解為赤黃之氣

釋莊音者又讀假為格而訓至焉則其誤愈遠矣

卜居

史記有滑稽傳索隱云滑亂也稽同也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能亂異同也揚雄酒賦鴟夷滑稽顏師古曰滑稽圜轉縱捨無窮之狀此詞所用二字之意當以顏說為正

漁父

衣叶於巾反者禮記一戎衣鄭讀為殷古韻通也

九辯

悲秋舊說取譬煩雜皆失本意

有美一人注指懷王非是心不繹注訓繹為解即當作釋補訓抽絲乃說為繹字耳又疑或是懌字喜悅意耳

無伯樂之善相兮誰使乎譽之譽一作訾相度之義也又與上句知字叶韻故當作訾為是但下句兩之上字復不韻則又不可曉故今且作譽而四句皆以之字為韻

朱雀一作榮非是盖下與蒼龍為對皆為飛

行之物不當作榮王注亦自作雀不知洪本何以作榮也茇茇音旆盖言朱雀飛揚其翼茇茇然也今一作笑音於表反乃隨榮字誤解耳

輕轅輕一作輊非是輕字義證甚明輕乃車之行貌於義不通

招魂

後世招魂之禮有不專為死人者如杜子美彭衙行云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盖當時關陝閒風俗道路勞苦之餘則皆為此禮以祓

陰而慰安之也近世高抑崇作送終禮云越俗有暴死者則亟使人徧於衢路以其姓名呼之往往而甦以此言之又見古人於此誠有望其復生非徒爲是文具而已也

恐後之如漢武帝遣人取司馬相如遺文而曰若後之矣之意注云言已在他人後也

此篇所言四方怪物如十日代出之類決是誕妄無可疑者其他小小異事如東方長人南方雕題殺人祭鬼蝮虺封狐西方流沙求水不得北方層氷飛雪之類則或往往有之如

五代史言北方之極魑魅龍蛇白晝羣行蓋地偏氣異自然如此不足怪也

無木謂之臺有木謂之榭一曰凡屋無室曰榭說文乃云臺觀四方而高者榭臺有屋也說文與二說不同以春秋宣榭火考之則榭有屋明矣

卒章心字舊蘇含反蓋以下叶南韻然於上句楓字卻不叶此不知楓有孚金南有尼金可韻而誤以楓為散句耳心字但當如字而以楓南二字叶之乃得其讀前亦多此例矣

大招

周頌陟降庭止傳注訓庭爲直而說之云文王之進退其臣皆由直道諸儒祖之無敢違者而顏監於匡衡傳所引獨釋之曰言若有神明臨其朝廷也蓋匡衡時未行毛說顏監又精史學而不牿於專經之陋故其言獨能如此無所阿隨而得經之本指也余舊讀詩而愛顏說然尚疑其無据及讀此詞乃有登降當只之文於是益信陟降庭止之爲古語其義審如顏說而無疑也顏注漢書時有發明

於經指歸多若此類如訓斐為匪尤為明切足證孔安國張平子之謬其視韋昭之徒專守毛鄭而不能一出己見者相去遠矣

晁録

王逸所傳楚辭篇次本出劉向其七諫以下無足觀者而王褒為最下余已論於前矣近世晁無咎以其所載不盡古今詞賦之美因别録續楚辭變離騷為兩書則凡詞之如騷者已略備矣自原之後作者繼起而宋玉賈生相如揚雄為之冠然較其實則宋馬辭有餘

而理不足長於頌美而短於規過雄乃專為偷生苟免之計既與原異趣矣其文又以摹擬掇拾之故斧鑿呈露脉理斷續其視宋爲猶不逮也獨賈太傅以卓然命世英傑之材俯就騷律所出三篇皆非一時諸人所及而惜誓所謂黃鵠之一舉兮見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圓方者又於其間超然拔出言意之表未易以筆墨蹊徑論其高下淺深也與外晁氏所取如荀卿子諸賦皆高古而成相之篇本擬工誦箴諫之詞其言姦臣蔽

主擅權馴致移國之禍千古一轍可為流涕其他如易水越人大風秋風天馬下及烏孫公主諸王妃妾息夫躬晉陶潛唐韓柳本朝王介父之山石建業黃魯直之毀璧隕珠邢端夫之秋風三疊其古今大小雅俗之變雖或不同而晁氏亦或不能無所遺脫然皆為近楚語者其次則如班姬蔡琰王粲及唐元結王維顧況亦差有味又此之外則晁氏所謂過騷之言者非余之所敢知矣晁書新序多為義例辨說紛拏而無所發於義理殊

不足以為此書之輕重且復自謂嘗為史官古文國書職當損益不惟其學而論其官固已可笑況其所謂筆削者又徒能移易其篇次而於其文字之同異得失猶不能有所正也浮華之習徇名飾外其弊乃至於此可不戒哉

